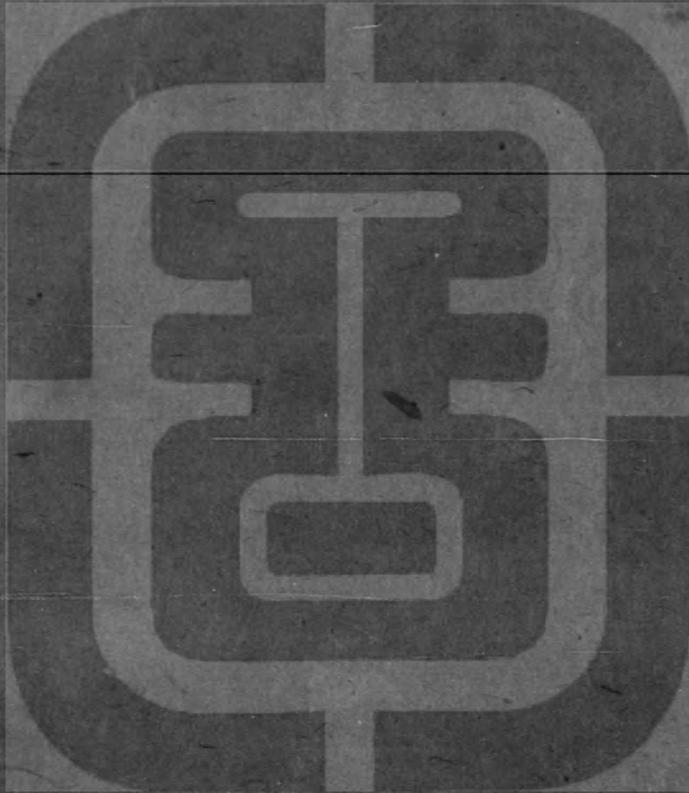


列傳 吳 家人 諸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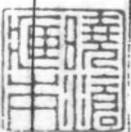
續後漢書

卷四九之五二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九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四十六

吳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吳將孫武之後也父鍾家貧種瓜方熟三人來乞瓜鍾設瓜及飯三人者去謂鍾曰我司命也當報君惠因指示葬地令改葬其先人曰爾後世封侯出數天子言卒俱爲白鶴飛去鍾從其言改葬起冢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于天曼延數里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乎及鍾妻妊堅夢腸出繞吳閭門懼

以告鄰婦婦曰安知非吉也堅生容貌魁傑闊達好奇節年十七爲縣吏與父共乘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於岸上分之行旅皆艤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父曰何與爾邪堅遂揮刀上岸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卽委財物散去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知名郡召署假尉遷郡司馬會稽妖賊許昌起句章謹案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元年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通鑑綱目會稽妖賊許生稱帝惟陳志作許昌起于句章自稱陽明皇帝此傳下文堅討許生云云與漢紀綱目合而此處仍志作許昌似與下文不相應以其父爲越王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討之不克靈帝熹平元年也三年冬堅召募精勇得千

餘人與州郡合兵討許生大破生於會稽斬之臧旻陳寅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後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從之者常數百人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堅率鄉里子弟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餘人從儁奮擊所向無前原注吳勝淡入于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路地嗚呼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自當一面創少愈乃復出戰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聞拜堅別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二年詔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參軍事屯長安

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

謹案今志作對應宋本作應對與此合 堅時在坐耳語溫曰卓不怖罪而鳴

張大語宜以名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

隴蜀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謹案今陳志作天兵

宋本作王兵 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

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

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

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

斬莊賈魏絳戮揚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忍加誅虧損威

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

居無何遂殺章黨眾離散溫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

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四年

冬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

長沙太守到郡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法以

盜賊付太守遂帥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周

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堅越境尋討三郡

肅清廬江太守陸康從子為宜春長為賊攻圍遣使求救

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

界攻討以全異境獲罪何愧乃進兵賊聞之解走朝廷錄

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六年靈帝崩董卓擅朝政初平元年

卓弒宏農王劫遷獻帝於長安諸州郡竝興義兵討卓堅

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國家無此難也遂亦舉兵

荆州刺史王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
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
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
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即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
樓遣問欲何為堅前部荅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乞貲
直爾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
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
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
窮迫刮金飲之而死盡收叡兵鼓行而北比至南陽眾數
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原注獻帝春秋袁術表堅假中郎將
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堅故以牛酒

禮咨咨明日亦荅詣堅酒酣長沙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
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
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衆軍法便牽咨於軍門斬之
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原注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入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前到魯陽與袁術
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
治兵於魯陽二年春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謹案陳志稱字下有
將兵從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
屬竝會卓時據雒陽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
堅方行酒談笑敕部曲整頓行陳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

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爾卓兵見堅士眾整不敢攻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圍繞數重覺其爲柱乃去堅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率步騎五千擊堅軫性躁急與布不相得先宣言曰此行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爾布與諸將惡之軍到廣城去陽人數十里人馬疲極軫欲按兵止宿布謂賊已走便當追襲師無成命堅夜出掩擊大破之斬其都督華雄或問堅于袁術曰堅若得雒不

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懷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

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

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

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

起所以歎息于西河樂毅所以遺恨于垂成也原注史記吳起爲西

河守而秦兵不敢東鄉韓魏賓從公叔爲相而害吳起讒之武侯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樂毅事見前注

願將軍深思之術跋踏卽調發軍糧堅還卓憚堅猛壯乃

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

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

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

十里卓遂自出與堅戰諸陵間卓敗走焚燒雒陽卻屯澠

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時京邑荒空數百里中無烟火
堅入城惆悵流涕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修塞卓所發諸
陵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軍出新安澠池間以邀
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
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
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
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
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
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畱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
安定以為聲援叛羌便還謹案便還陳志注作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
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

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
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

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其言謹案

陳志注兒曹用下無其言二字必還羌谷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

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

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圍慎棄輜重走

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

同自為可耳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殆爾謹案陳志注無但無故從諸袁

兒十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催郭汜聞在美陽亭

北將騎步與虜合謹案陳志注騎步上有千字殆死匹失印綬此不能

為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

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爾艾曰山東見驅略百姓以作寇
 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
 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爾夏四月卓
 遂引兵還長安堅亦還屯魯陽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
 自彊大袁紹遣會稽周暉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
 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
 戮力乎言發泣下術與袁紹有隙謹案陳志術與袁紹有隙上有初平三年四字
 此刪去則事連上文而孫堅之死在二年矣考孫策傳裴
 松之云按本傳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
 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
 不符張璠漢紀及吳歷竝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
 傳誤也據此則郝書之刪去初平三年者蓋據裴注之議
 通鑑綱目書表軍射殺孫堅事亦在初平二年志注引英
 雄記所載年月更與諸書不符矣紹連劉表冬十月術使堅擊劉表表遣

其將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

祖還逆戰堅復敗之祖竄入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兵

從竹木間射堅殺之原注英雄記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

日死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

時年三十七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

許之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

子策權翊匡權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廟曰始祖墓曰

高陵原注志林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孫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畱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姿度英

發已結交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自舒造

策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遂將母及諸弟遷舒與瑜收

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卒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
乃渡江居江都原注魏書策當嗣侯讓于弟匡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而
徐州牧陶謙淡忌策丹陽太守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以策
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爲丹陽都
尉策乃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
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
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惟明使
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
舅爲丹陽太守賢從兄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募召
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弟詣曲阿就景因
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殆危與

平元年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還策太傅馬日磾杖
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
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
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廡策指使人斬之訖詣
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其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
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
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
昔曾詣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
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
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
繇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欲南渡江

吳景孫賁迎置曲阿及策攻廬江繇聞之以景賁本術所
置懼爲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迫逐景賁景賁退屯歷陽繇
遣樊能于糜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術自用
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
共將兵擊英等二年初丹陽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
德政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乃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
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人足以平
定江東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
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術表策爲折衝校尉
兵纔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五六
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歷陽至是策又徙母阜陵時周瑜從

父尙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貲糧策大喜曰吾
得卿諧也冬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
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
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而軍令整肅所至軍士不敢虜
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
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
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
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
屯縣南策皆擊破之而樊能于糜等復合眾襲奪牛渚屯
策還攻破能獲男女萬餘口融仍據縣南策復攻之爲流
矢所中輿還牛渚或告融孫郎中箭死矣融大喜遣兵於

茲鄉攻策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融兵出鋒刃未接而策兵僞走融兵追入伏中合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裏創抵融營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融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不復出策乃舍去攻破繇別將于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攻繇于曲阿繇使太史慈出覘策遇策於神亭策與戰幾禽慈繇悉眾出戰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遣其將陳寶詣阜陵迎母與弟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乃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

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待以師友之禮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謀議賓僚始盛賢能之士多歸之吳人嚴白虎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眾各萬餘人所在屯聚朱治逐吳郡太守許貢據其郡貢南依嚴白虎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建安元年秋策引兵徑渡浙江攻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勸策分兵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師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委城遁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詣策降鄒他王晟等應時撲滅策自討嚴白虎白虎堅壁自守使其

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策面約誓既會策引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勁捷不常聊戲卿爾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為也乃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白虎眾知其死奪氣進攻破之白虎奔餘杭投許昭初吳郡太守盛憲舉高岱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于許昭家至是白虎復依之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于舊君有誠于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

原注裴松之曰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恩威並著浙右肅清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朱治為吳郡太守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獻方物策聞袁術潛謀僭逆令張紘為書責而絕之術始自以有淮南之眾

策據江東必與己合及得書愁沮發疾二年夏曹操遣議

郎王誦謹案王誦志注作王輔宋本作誦與此合下同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

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

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

守又詔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

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

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知術鳴梟之

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

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效節乞加

顯異夫縣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

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

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諷誦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

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圖襲策謹案今志作陰襲圖策宋本作陰圖

襲策與此合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謹案

志作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黠原注音伊歛音攝諸險縣

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伺策軍

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之

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策表謝

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

爵兼典名郡仰榮顧寵謹案志注作寵顧采本作顧寵與此合所不克堪興

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

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棄猶用悚悸臣

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

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

冠雖驚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淡重臣憑威

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三年策遣張紘獻方物

初曹操聞策平定江東曰獬兒難與爭鋒也且袁紹方強

力未能逞姑欲撫策乃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

配策小弟匡又為子彰謹案彰即鄣陵侯今志作章誤取孫賁女禮辟策

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以張紘為侍御史

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魯肅為東城長肅瑜知術無所成

皆棄官渡江從策策以瑜為建威中郎將曹操表徵王朗
 策遣朗還袁術深怨策遣間使齋印綬丹陽太守謹案丹陽太守
句疑脫誤据陳志孫輔傳注作齋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勸山越策已定宣城以東
 惟涇已西六縣未服太史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
 策乃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郎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
 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爾非但
 汝汝勿怖也郎叩頭謝又禽太史慈於勇里策曰寧識神
 亭時邪亦解其縛署郎門下賊曹慈門下督軍還郎慈俱
 在前導人以為榮會劉繇卒豫章華歆無他方規自守而
 已策遂有兼并之志四年策被詔與司空曹操衛將軍董
 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乃

西討表術從弟允女壻黃猗等畏曹操不敢守壽春乃共
 昇術棺率其妻子部曲奔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術長史
 楊宏大將張勳將其眾欲就策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
 以歸勳以袁術部曲眾多乏食不能贍賑遣從弟偕告糴
 于豫章太守華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
 宗帥共出米三萬斛與偕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使
 襲之策惡勳阻兵全活逆類欲討之乃偽卑辭以事勳曰
 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富實願君伐之
 請出兵以為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遂伐上繚至
 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了無所得時策方討表將黃
 祖及石城聞勳在海昏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

待勳自與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助妻子及百
 工鼓吹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
 千人以守皖城徙所得人眾詣吳勳還至彭澤賁輔邀擊
 大破之勳聞策已克皖城走投西塞保流沂謹案志注作至沂築壘自守
 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舟師五千助勳
 策復擊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去策收勳兵二千餘人
 船千艘進兵夏口攻黃祖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
 長矛五千救祖策泝流奮擊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
 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溺死者數萬人表上其事曰臣討
 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并
 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

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

盪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

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操陳謹案志注作操陳誤手擊

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

越渡重塹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

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原注甫火所焚前

無生寇惟祖逆走獲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以下謹案上文云劉

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救祖策大破二萬餘級謹案志注

之斬晞此云斬虎狼韓晞疑有誤其赴水溺死者二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

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鳴張以

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

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策盛兵將徇豫
章屯於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
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
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
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
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鄙郡歆曰
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談爾精兵不
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
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
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
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

欲北歸孫會稽來吾去也

原注裴松之曰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

歆之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實由孫策初起名微眾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爾乃夜作檄明日遣吏齋迎策至脩子弟之禮即向歆

拜禮為上賓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

輔為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

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

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策陰欲襲許迎獻帝都江南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廣陵

太守陳登治射陽登瑀之從兄子也策之擊黃祖登復遣

使齋印綬誘嚴白虎等餘黨以報瑀讐至是恐登復擾於

內故先擊登軍到丹徒須待糧運初吳郡太守許貢畏策
威名密表策威雄如項籍宜詔還京邑若縱之於外必為
世患策候吏得貢表及破嚴白虎獲貢以表示貢殺之貢
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
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
殺之原注江表傳許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獵日卒
此射鹿爾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
之九州春秋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眾自號大
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
祖乘其流陳登問其心腹且深險強宗未盡歸復曹袁
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頰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
庸人之所覽見况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
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曰策聞曹公與紹相拒
于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証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

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
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
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乘錯尤甚矣裴
松之曰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
疎哉然孫盛所譏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
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辨規擬吳會策之
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強宗
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
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
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于揚越哉
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
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前久
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率然奮發有伴古烈策嘗殺方
矣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
士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意淡惡之頗失常度治創方愈
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鏡大叫創復崩裂遂增劇
原志吳歷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
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
奮創皆分謂張昭等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
裂其夜卒

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復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奉當立誅死原注陳壽評曰孫堅勇鸞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勿頸况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吝名號於既往違情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慮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從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

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覲覲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議曰破虜以雄材壯略遭漢衰未慨然有撥定之志崛起吳會陵蹈中原討滅黃巾勸誅董卓識度遠矣逮卓廢立劫遷奮其忠烈以偏師追亡逐北使不敢東修塞園陵保完漢璽威震函維嚮非袁術掣肘扶義而西漢未必必討逆以孤童子嶽嶽傑立高視闊步仗馬箠以下江東收攬豪俊闢地建侯有吳之基兆定矣而皆殞折非橫豈天欲啟權奪去父兄而與之歟

贊曰秦政東游氣猶未驗原注漢書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籍

驕凜險鼓光揭焰金埋益固瓜分啟僭原注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

之故曰武烈拓迹挺身孤劔崛起三吳橫挑八維揮戈指

金陵日原注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抗旌纏霓卓劔布走

迅清京畿塞陵哭廟涕泗交頤義聲方振天乃遽奪討逆

繼起虎子龍躍國士納交偽罟褫脫宇量傑邁志度宏豁

收攬豪俊平定江東班圭析爵建社分封決義制勝莫嬰

其鋒其兆已定稟命弗融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九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四十七

吳

孫權 大帝

孫權字仲謀堅為下邳丞生權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匹

兄策起事江東權常在左右性度宏朗仁而能斷好俠下

士每參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嘗會賓客顧權曰

此皆汝之將也於是聲望侔於父兄矣策既定諸郡權年

十五以為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朝廷

以策遠修貢職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

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恆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當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祖於沙羨五年策卒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扶權易服上馬撫巡軍將上表朝廷下移屬郡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權留之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眾事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溪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其成大業故委心服事焉冬十月曹操聞策卒欲因喪伐之以定吳會張紘諫操乃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襲封吳

侯仍遣紘還吳佐權使內附權委紘與張昭共掌機務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初策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策亾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又不事權而多納其叛亾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則歸無德則去不應復還權大怒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爲公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不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爲國朝掃除鯨鯢退爲舉將報塞怨讐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乃舉兵攻術于皖城術

閉門自守求救於操操不救仍遣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術糧盡丸土而吞權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於吳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江東

七年夏曹操下書責權任子權召羣僚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

八年冬權西伐黃祖破其舟師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

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權使賀齊進討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

九年冬十二月丹陽大都督矯覽郡丞戴員殺權弟丹陽

太守翊翊妻徐氏討覽員斬之權以從兄瑜代翊為丹陽

太守翊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一年權擊山賊麻保二屯平之

十二年西伐黃祖虜其人民而還冬十一月權母夫人吳

氏卒謹案陳志孫權傳書權母吳氏薨在七年吳夫人傳亦在七年注引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

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郝書據此改

十三年初巴郡甘寧依黃祖祖不能用臣奔權因獻攻祖之策權遂伐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

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逸騎士馮則追

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黠歙分歙為始

新新定以六縣爲新都郡荆州牧劉表卒魯肅請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曹操已臨其境表子琮舉眾降操昭烈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宣權旨爲陳成敗昭烈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求救時曹操新得表眾形勢甚盛移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麾旌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以書示諸將莫不響震失色多勸權迎操惟周瑜魯肅執拒之之議與權意同乃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援昭烈攻操於赤壁大破之操燒船遁士卒死者大半昭烈與瑜等追至南郡操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夷陵爲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

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操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爲南郡太守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權表昭烈領荆州牧屯公安以妹妻昭烈

十五年昭烈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周瑜上疏請留昭烈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不從遂以荆州借昭烈周瑜請進取蜀漢未行而卒分豫章爲鄱陽郡

謹案豫章古鄱陽郡今記曰分鄱

陽歷陽餘干樂安石陽等五縣及廬江共爲鄱陽郡

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

守屯陸口代瑜權欲遂取蜀漢遣使告昭烈昭烈不從權令孫瑜率水軍住夏口昭烈不聽軍過使忠義屯江陵張

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昭烈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以步騭爲交州刺史前交趾太守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以燮爲左將軍嶺南始服屬于權

十六年初張紘以秭陵山川形勝勸權以爲治所及昭烈東過秭陵亦勸權居之權乃徙治秭陵

十七年春城石頭改秭陵爲建業秋九月間曹操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禦之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圍取之得三千餘人溺死者復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輕船從濡須口入操軍諸

將以爲挑戰者操曰此必權也欲身見吾軍部伍爾敕弓弩亂發箭著權船偏重將覆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般平行五六里作鼓吹而還操見其舟船器仗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爾權爲賤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操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萬人

十九年夏五月權攻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昭烈取蜀

二十年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昭

烈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爾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南三郡長吏忠義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忠義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昭烈到公安使忠義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竝進拒漢於益陽未戰會操入漢中昭烈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昭烈昭烈歸而操已還權反自陸口遂攻合肥合肥未

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逍遙津北爲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遂得越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張遼問所獲吳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何將也曰孫會稽遼謂樂進曰恨不早知之急追自得矣舉軍歎恨

二十一年冬曹操治兵于譙

二十二年春操軍居巢

謹案陳志孫權傳二十一年冬曹公次於居巢遂攻濡須武紀在二

十二年此據通鑑綱目改書二傳相應矣

權保濡須操進兵攻之不克引軍還

使夏侯惇等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修

好誓重結婚丹陽賊帥費棧以山越作亂權令陸遜討平之

二十三年冬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陵原注據陵反亭

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忠義圍曹仁於襄陽曹操遣于禁救之禁軍沒

於漢水漢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殺其將龐惠惟城未

拔權內憚漢外欲以為己功賤與曹操乞以伐漢自效操

欲使漢與權相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中軍

中軍猶豫不能去閏月權規襲漢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

軍傅士仁蒙到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

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

陵守峽口以備蜀忠義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遂偽

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僅十餘騎權

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

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斬之遂定荆州是歲大疫盡除

荆州民租稅曹操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

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于操原注魏略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觀望曹公曹

公因以為掾及令王惇等市馬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

於操稱說天命勸操廢漢自立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卒子丕嗣為魏王秋七月權遣使

奉獻于魏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鄼筑原注音逐

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曹丕廢漢帝為山陽

書中凡遇高聖
諱均代以忠義
此獨稱諱偶夫
捨耳宜改正

公僭稱尊號改元黃初章武元年夏四月昭烈即皇帝位
 于蜀權聞曹丕稱帝昭烈嗣漢呼問知星者已分野星氣
 何如遂有僭意以名位尚卑無以厭眾欲先卑而後踞之
 先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眾眾
 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淡絕漢而專事魏自公安徙都鄂改
 名武昌謹案水經注曰孫權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于袁山東又以其年立為江夏郡分建業
之民于家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
 郡秋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
 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
 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
 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

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己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淡
 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昭烈以權襲殺忠義自將討權
 權懼復遣使稱臣于魏并送于禁等還冬十一月魏遣太
 常邢貞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
 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
 功竝啟土宇復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
 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原注楚王韓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韓
王信趙王張耳燕王盧縮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
 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
 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淡觀歷數達見廢興遠
 遣行人浮于潛漢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絺南方之

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
 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
 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
 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
 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
 綬策符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
 江外明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元牡
 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
 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
 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
 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竝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

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
 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
 用錫君秬鬯一亩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
 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
 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
 項羽封為漢王此蓋時宜爾復何損邪遂受之原注孫盛曰昔伯夷
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
 辱况列國之君參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
 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
 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于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議
 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昭烈大軍東下至巫山秭歸使使誘
 悲六合仁感百世哉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

反爲漢權以陸遜爲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咨還言北朝終不能守盟誓勸稱尊號權納之曹丕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爲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以輕代重何爲不可乎方有事于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爾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丕欲封權子登爲萬戶侯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

立登爲王太子黃武元年漢章武二年也春正月陸遜部將宋謙等攻漢五屯皆破之漢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陳所斬及投兵降者數萬人昭烈退走權使具上破漢所獲印綬首級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于魏曹丕詔荅曰老虜邊窟越險淡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謹案今志注作轉是宋本作轉足與此合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枝雖未剗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眾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

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并遣報使致颺子裘明光鎧駢
 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賜權初權外託事魏而誠
 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尙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
 權辭讓不受魏羣臣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
 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
 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於六王前後反叛已而
 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戢役驕縱吳楚養虺成
 蛇既爲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孫權小子
 幼豎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煦伏
 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施謹案今志注作天地
 宋本作天施與此合罪惡積大復與忠義更相覘伺逐利見便挾爲卑辭先帝

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於水災方當謹案志注
 作等當討漢

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不謹案不字
 志注作在惻怛

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

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

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

聖朝含宏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

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

寵顯赫古今無二以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精力

致死之節謹案精力今
 志注作靜力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

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揆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

服狙怵謹案今志注作狙挾
 宋本作狙怵與此合累世詐爲謹案今志
 注作詐僞成功上

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爲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崩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淡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丕遂決策伐吳劉曄諫不聽秋七月以孫邵爲丞相九月丕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蠻夷多

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丕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以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

原注國語狐埋之狐掘之是以無成功

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

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爲國福故先遣使犒勞又遣尙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

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仗故遂
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淡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
卽日下詔敕諸軍但淡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必效忠節以
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權遂改
元黃武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
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
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
獲數百十二月權旣拒魏復欲與漢修好令作書聘漢曰
前所以名西爲蜀者以漢帝尙存故爾今漢已廢自可名
爲漢也遂使太中大夫鄭泉聘昭烈于白帝始復通也然
猶與曹丕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爲西陵將軍

孫盛據江陵中州以爲南郡外援

二年漢建興元年也春正月曹真分軍奪據江陵中州城

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厯推五德之運以爲土行用未祖

辰臘

原注志林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於戌而以未

祖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有坤初是以月令建未

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

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

率兵拒之遣將軍嚴圭擊破彫等魏軍皆退夏四月羣下

勸權稱尊號權不許曰漢家湮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

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請權不許而謂將軍曰往年孤以

元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

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
 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爾昭烈崩于白
 帝權使立信都尉馮熙弔祭于漢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
 其將王直以眾叛降魏魏以為斬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
 權令將軍賀齊督糜芳劉邵等襲斬春生獲宗冬十一月
 漢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原注吳歷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謹案未帝紀建興元年秋七月遣尚書郎鄧芝修好于吳通鑑綱目作尚書鄧芝芝本傳于時正入為尚書此作中郎將蓋沿陳志之訛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漢報鄧芝也秋八月赦
 死罪九月曹丕出廣陵安東將軍徐盛令植木衣葦為疑
 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聯亘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

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
 所用之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漢復遣鄧芝來聘重結
 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
 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
 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
 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
 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冬十
 月曹丕復至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
 渡江之志權嚴設守備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
 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

續後漢書卷五十一
四
等率敢死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丕丕大驚獲其副車羽
蓋以還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郡縣眾數萬
人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恤孤
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秋七
月權聞曹丕卒遂伐其喪攻江夏不克而還遣諸葛瑾等
圍襄陽魏將司馬懿擊敗之殺部將張霸分三郡惡地十
縣置東安郡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
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
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
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

欲使有犯者爾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
而爲之爾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
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
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
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
廢言而不採擇乎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調
發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眾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
自足用何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
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
眾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
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是歲權于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舵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舵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于不測之淵戲于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歎重之不復稱名常呼曰谷云謹案太平御覽引吳志曰權與羣臣泛觴于大船江中西上逢惡風權遣舵工張頭取羅州谷利拔劍擬舵工急取樊口未及至口灣中船破因名敗船灣江夏記曰敗船灣在縣西北七里交趾太守士燮卒交州刺史呂岱殺士燮子徽等兄弟六人徼外扶南林邑堂明皆入貢

六年春正月鄱陽太守周魴等擊彭綺獲之閏月韓當子

琮謹案當子琮見韓當傳此作琮蓋沿志訛以其眾叛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爲建昌侯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僞叛誘魏將曹休秋七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于石亭大司馬呂範卒將軍翟周叛降魏權恐將軍畏罪而亾乃下令自今諸將有罪三然後議之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竝言黃龍鳳凰見丙申南郊遂稱帝策告天地曰皇帝臣權敢用元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

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左右有吳永終天祿是日大赦改元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斑闌耳闔昌門出天子原注裴松之曰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遣使以竝尊二帝告于漢六月漢遣衛尉陳震賀權踐阼權乃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承釁

劫奪國柄始于董卓終于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歆

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棗謚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卹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克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絕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悒慢天命神明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以張昭為輔吳將軍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

洲在海中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遣諸軍攻魏合肥不克而還廷尉監隱蕃作亂伏誅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伏兵於阜陵邀擊淩敗之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

潛乘海之遼東求馬於公孫淵放騎都尉虞翻於蒼梧秋

九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謹案今志作閬中令此作郎中令與

通鑑稱藩并獻豹馬冬十月魏將田豫邀擊賀于成山斬

賀謹案陳志田豫擊賀舒綜至權大悅遂議加淵爵位十

二月陸遜攻魏廬江不克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
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荅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
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
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脅賊虜隔在一方
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
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
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在矣
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布
告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

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宴將軍賀達

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燕王自丞相

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

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原注裴松之曰權復諫違眾信

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淵果斬彌等送

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曰朕年六十世事

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卻令人氣踴如山不自截

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漢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尚

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冬十二月權向合肥新城遣將

軍全琮攻六安皆不克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于役歲或不登其寬諸

逋勿復督課漢丞相亮約同時大舉伐魏夏五月權遣陸
 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
 大眾圍合肥新城時亮出武功權謂曹叡不能遠出而叡
 遣兵助司馬懿拒亮自率水軍東出未至壽春權退還孫
 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潘濬平武
 陵蠻還武昌冬十一月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
 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瑋瑁
 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皆與之
 五年春三月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
 唐咨獲羅厲等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公孫淵自稱燕王聞魏將來討復稱臣乞兵
 北伐以自救權欲戮其使羊衢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
 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
 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
 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
 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
 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
 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二月陸遜討彭旦
 等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魏六安不克諸葛恪
 平山越還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夏呂岱討廬陵賊平之秋八月魏將司馬懿克

襄平斬公孫淵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閒者赤烏集于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旣嘉親見又明也于是改元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竝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

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淡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爾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己有以傷拒眾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爾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朕興軍五十年所賦役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然勞百姓事不得已爾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

原注江表傳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眾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眾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眾志

則無畏於聖人矣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尙

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朕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

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爾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朕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爭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朕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爾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閒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三月遣使者羊衢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特高慮等

謹案張特志作張持

虜其男女而還

原注裴松之曰聞孫怡者東川人非權之宗也夏

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眾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平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或不良

謹案今志作吏不良宋本

多或字與此合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諸郡守其謹察

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民

四年夏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

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于
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

將軍諸葛瑾攻柵中

原注襄陽記柵音如租稅之租柵中
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

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
西山陽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
膏腴沃壤謂之柵中五月太子登卒魏太傅司馬懿救樊六月軍還

閏月大將軍諸葛瑾卒陸遜城邾

謹案陸上志有
秋八月三字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與為嘉興百官奏
立皇后及諸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
未錄飢寒者尙未卹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
妾朕甚不取其釋此議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
月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諸葛恪襲魏六安破魏將謝順營虜其民人
而還冬十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魏司馬懿將兵入舒諸
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領武昌事如故是

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謂自蜀還者咸言背盟與魏交通
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
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
宜為之備權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
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
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
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

不獲

謹案監本陳志作不獲今本改作不獲

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

人言苦不可信

謹案苦今志作若宋本作苦與此合

為諸君破家保之漢竟

自無謀如權所籌詔曰督將叵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棄

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正月太子和魯王霸二宮黨與交爭權殺揚武將

軍張休太子太傅吾粲放太常顧譚及其弟奮威將軍承

於交州三月權欲廢太子和丞相陸遜諫不聽遜憤恚卒

于武昌將軍馬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失來歸以

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

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

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中

謹案今志作苑守宋本作苑中與此合

公卿諸將

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權分

據宮中及石頭塢遣人報魏事覺秋七月皆夷三族八月

大赦遣校尉陳勛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

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侵魏柎中斬獲千餘秋九月

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車騎將軍朱然為左大司馬衛

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

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

葛誕誕以步騎二萬

謹案陳志作一萬

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

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二月詔曰建業宮乃朕從

京來所作將軍府寺爾材柱率細皆已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立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共伐致謹案通共今權志作通更曰大禹以卑宮室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便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遂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大初宮令諸將及州郡皆義作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泄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祇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三月宮成夏五月鄱陽言白虎仁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

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夏四月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

十三年秋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殺魯王霸及車騎將軍朱據冬十月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幼子亮為太子遣

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昶敗施績於江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救之皆引還原注庾闡揚都賦注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

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是歲神人
權時令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之南沙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潘氏為后大赦改元初臨海羅陽縣

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

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

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

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

表至權于蒼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來

志作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原注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

志衰讓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冬十一

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得風疾驛徵大將軍諸葛恪拜為太

子太傅總統國事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

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神鳳內人

弒潘后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去夏四月權卒年七

十一諡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原注傅子曰孫策為人

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讐轉鬪千里盡有江南之

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為腹心

有陸遜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

任受職承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陳壽評

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

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
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允嗣廢斃豈所謂治厥孫謀以
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至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裴松
之曰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為兆亂然國之傾覆自由暴
皓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必有何異哉此則喪國
由于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
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議曰吳楚國于荆揚二州之域連高夾浚以江山爲城隍負固恃險割于中夏尙矣書稱苗民逆命詩載奮伐荆楚皆夏殷盛王之時至於周公之懲荆舒召公之平淮夷亦成王宣王太平中興之日矧於王道衰禮義廢中國寢微之後乎周室之東吳楚始皆僭王薦食諸姬啟土上國與齊晉更霸爭長楚復并吳至地方七千餘里而天下莫彊終春秋戰國之世橫肆者五百餘年漢興項羽以江東兵殘滅諸侯屠咸陽廕秦民自稱西楚霸王擅號令於天下五年始自刃孝景時吳楚七國復仰關而攻漢幾危劉氏世爲中國患者如此剽輕好亂殆天性然東漢之衰孫權乘父兄之烈尊禮英賢撫納豪右誅黃祖走曹操襲關侯

遂奄有荆揚今年出濡須明年戰合肥嶷然勢常北嚮而以守爲攻稱臣于魏結援于漢始忍句踐之辱終爲熊通之僭保據江淮奄征南海卒與漢魏鼎峙而立先起而後起非惟智勇足抗衡亦國勢便利然也及晉混合不一再傳亟走江壩而遺棄中國宋齊梁陳承之後三百餘年而後亾豈天之設險終使限南北乎

贊曰慟哭統眾收淚結綬英威復振雄業載構討賊定霸指江誓天整領志烈驅率時賢割裂東南包舉荆楚走操卻丕立國啟土黃龍獻瑞金陵始王遂帝三州終顯大象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

不立因奴士黃蕭焮游金刻故王後帝三機深惡大衆
許立晉天夢時志極理卒判寶濟極東南台舉隸禁去魁
寶曰圖吳越界米地錄錄英如實其跡業難赫信如宝麗
與心豈天之野劍錄對則南北平

五去身繼而散棄中國宋齊梁朝承之於三百餘年而
心非則野更豈於南衣國雙對保添出又晉並合不一再
之勢果則山嶽許珍南嶺卒與英殿鼎和而立失其而於
以安漢文則引之變錄錄千萬故亦何對之氣錄錄無難
茲亦許流傳令平出謂取即平輝合明強然標常亦謂而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八

元 郝 經 譔

吳

孫亮

侯官

孫休

景帝

孫皓

歸命侯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見愛姊
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和子母不自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
數稱述全尙女勸爲亮納之赤烏十三年和廢遂立亮爲
太子以全氏爲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爲皇后冬權
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允爲太
常竝受遺詔輔政明年四月權卒亮立大赦改元建興

謹案

陳志改元下不書建興二字漢延熙十五年也閏月諸葛

以下亦無建興字似為脫漏恪殺中書令孫宏以恪為太傅允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

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

等冬十月諸葛恪帥師邊巢原注祖湖城東興使將軍全

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魏將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

萬圍東興王昶攻南郡母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

敵戊午戰於東興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全氏為后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

月諸葛恪至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復帥師伐魏夏四

月圍新城大疫兵士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

大饗羣臣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

丞相廢齊王奮為庶人殺南陽王和和妃張氏死之十一
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改明年元曰五鳳
五鳳元年秋司馬桓慮謀殺孫峻立太子登之子不克皆
自殺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母丘儉前將軍文欽舉兵討司
馬師來請兵閏月壬辰孫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
贊將兵襲壽春至東興聞欽等敗壬寅進至橐皋欽詣峻
降淮南餘眾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
月及魏將曹珍遇於高亭與戰珍敗績誕別將蔣班敗留
贊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死之以文欽為都護鎮
北大將軍幽州牧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魏安豐不克

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謹案陳志孫峻傳作張邵恂等謀殺峻不

克死者數十人峻殺朱公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以將軍

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以馮朝為監軍使者

謹案馮朝監軍事陳志書在十二月督徐州諸軍事民飢軍士怨畔功費甚

眾竟不克城

太平元年秋用文欽計將伐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將軍

呂據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入

淮泗九月丁亥孫峻卒從弟偏將軍緄自為侍中武衛將

軍領中外諸軍事召據等還己丑大司馬呂岱卒據欽咨

等表薦衛將軍滕允為丞相緄不聽癸卯更以允為大司

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緄緄遣使以詔書告喻

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

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允兵敗死之己

酉大赦改元辛亥獲呂據於新州皆夷三族十一月緄自

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緄不克

死之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才元告亂於漢

二年夏四月大赦亮始親政緄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

子弟年十八以下十五以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軍子弟

年少有勇力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

苑中習焉亮數出中書視權時故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

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食

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持銀盃并蓋往黃門嘗從

藏吏索宮中莞席吏言宮席有數不敢與銜之乃投鼠矢
蜜中亮問黃門曰此器既蓋覆何緣有此召問藏吏吏叩
頭亮曰向黃門從汝有私求邪吏曰求宮席臣不與也黃
門不服侍中才元張邪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
竟亮曰此易知爾令破矢矢中燥亮大笑謂元邪曰若矢
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中燥黃門所爲也黃門首
服左右莫不驚悚原注裴松之曰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溼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也緣遇燥
矢故成亮慧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討司馬昭遣將
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
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二萬援誕魏師圍壽春朱
異自虎林率眾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孫綝率

眾救壽春次於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綝使異爲前部督與
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
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胄將軍鍾離牧率軍
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綝怒九月己巳殺異於鑊里
辛未綝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
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詣魏師降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魏師克壽春誕及左右
戰死將吏已下皆降魏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
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孫綝專恣
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戊午綝以兵取尚遣
弟恩政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

立孫休永安三年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爲候官侯遣之國道鳩殺之時年十九衛送者伏罪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容迎亮喪葬之賴鄉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太元二年封琅邪王居虎林夏四月權卒休弟亮立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大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

見休

謹案今志作于休宋本作於休此作見休較明晰

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

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卽御坐止東廂戶曹尙書前卽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荅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漢景耀元年也

謹案陳志此下有冬十月壬午封

孫綝等詔似不應刪恐係脫漏

冬十月己丑封南陽

王和子皓爲烏程侯德錢唐侯謙永安侯羣臣請立皇后

太子休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蒞事日淺恩澤未敷加
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謙抑不許十
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孫繼一門五侯皆典禁
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
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
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竝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寮同心
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
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
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
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
郡縣吏旣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

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畱爲畱一人除其

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

位一級頃之休聞繼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

百寮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繼卽日伏誅謹案困學紀

遺李衡有人君之度其討孫繼有叔孫昭子之斷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

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

爲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

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

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

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

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

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竝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

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之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尙書可其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休殺其故主候官侯亮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

五年秋八月乙酉立朱氏爲后戊子立子翬爲太子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爲作字憚其名爾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

相配所行不副此警字伯明者也朕常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朕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湖水灣溪之灣字荷荷音如迄今之迄今子名翼翼音如兕觥之觥字羿羿音如元磧首之磧原注下次子名鉅鉅音如草莽之莽字盈盈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慈慈音如褻衣下寬大之褻字熒熒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忌避其普告天下咸使聞知原注裴松之曰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治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休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說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詔於前修垂蚩駘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夷滅師服之言於是

乎徵矣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惟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朕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論講書爾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朕已自備知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

所忌故爾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
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
不宜是以朕有所及爾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
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朕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
荅曰聊相開悟爾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
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
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
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故尤
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
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是歲使察戰鄧恂入交趾調孔雀大
猪原注裴松之曰察戰吳
宮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交趾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譚譚先是科
郡上手工二千餘人送建業而鄧恂調孔雀一二十頭復
使郡民送之民憚遠役故興等扇動兵民招誘諸夷爲亂
冬十月漢以魏大舉入寇來告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
軍向壽春將軍雷平就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
孫異如沔中以救漢漢末帝降魏然後罷呂興旣殺孫譚
等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應之丞相濮陽興
建取屯田萬人以爲兵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將軍陸抗撫軍將軍步協征
西將軍雷平建平太守盛曼率眾圍漢巴東守將羅憲夏
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貲財及男女

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壬午大赦休寢疾不能言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太子暉拜之休把興臂託之癸未休卒時年三十諡景皇帝

原注裴松之載抱朴子曰吳景帝時壞甚多後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徽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背後石壁言殿中皆大冠朱衣執劔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玉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戶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孫皓字元宗南陽王和長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

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卒羣臣尊朱后為皇太后時漢初亾交趾攜叛國內震懼欲立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朱后欲以皓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元興元年秋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如舊章九月黜朱后為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母何為太后冬十月封休太子暉為豫章王次汝南王次梁王次陳王

立滕氏為后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
 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
 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淫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
 竊悔之或譖諸皓十一月殺興布夷三族十二月葬孫休
 於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原注吳歷牧本名密避丁
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
 固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趾太守司馬昭為
 魏相國遣壽春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喻皓和云將以
 甘露元年晉泰始元年春三月皓遣使隨紹彧報書曰知
 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
 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
 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宏廖宣

明至懷書首尾稱皓白而不著姓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
 徙其家屬建安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
 甘露降於是改元大赦秋七月皓殺朱太后不置柩正殿
 於苑中小屋治喪眾莫不悼痛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
 復追殺長者二人冬十月西陵督步闡上表請徙都武昌
 皓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
 維遇司馬昭卒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十二月
 晉武帝廢曹奐自立魏亾
 寶鼎元年春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
 司馬昭及還儼道病死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
 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

續後漢書卷五十二
而用之爾且三國鼎立以來更相侵伐無寧歲今疆敵新
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
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微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
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
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遂與
晉絕三月殺散騎常侍王蕃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
元大赦以陸凱爲左丞相常侍萬彧爲右丞相冬十月永
安山賊施但等劫皓庶弟永安侯謙作亂至建業丁固諸
葛靚逆擊大破之獲謙皓并其弟俊皆殺之初望氣者云
荊州有王氣當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
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及但

反自以爲徙土得計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
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
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闔立
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
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
烏程旣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
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又以零陵北部爲
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畱鎮武昌未幾
放牧於蒼梧道死皓使黃門徧詣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
二千石大臣之女皆歲歲言名年十六一簡閱不中乃得
出嫁後宮以千數而采擇不已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昭明宮初
 權為太初宮方三百丈皓隘之故起昭明宮方五百丈號
 曰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
 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皓移居之以孟仁守丞相
 奉法駕東迎其父和神於明陵祀於太廟
 三年春二月以左御史大夫丁固為司徒右御史大夫孟
 仁為司空秋九月皓出東關使丁奉出合肥施績入江夏
 萬彧入襄陽晉荊州刺史胡烈拒績破之丁奉諸葛靚攻
 合肥不克晉將軍毛晃擊殺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原注陳志皓諸
王皆無名冬十月改元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皓銜
今不可考

其直諫徙其家

建衡二年春丁奉入渦口晉揚州刺史牽宏擊走之萬彧
 還建業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
 督諸軍治樂鄉殿中列將何定譖少府李勗將軍徐存於
 皓皆殺之夷三族仍焚勗屍冬十一月何定將兵獵夏口
 都督孫秀以為襲已奔晉十二月大赦

三年春正月初丹陽刁元使漢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
 歷數事元詐增其文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荆
 揚之君又得中國降人言壽春有童謠云吳天子當之皓
 聞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及後宮數千并率大眾出
 華里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雒陽以順天命東觀令

華覈等固諫不聽是月晦大雨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皓聞之乃還晉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皓退亦罷夏四月交州刺史陶璜襲晉九真太守董元殺之秋七月璜盡平交趾以璜爲交州牧分交趾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巖置武平郡九月司空孟仁卒冬十一月以武昌督范慎爲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卒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據城叛降晉樂鄉都督陸抗拔西陵闡及同謀數十人皆伏誅夷三族大赦皓旣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尙廣筮取天下

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雒陽皓喜不修德政專爲兼并之計冬十二月殺右丞相萬彧左將軍留平大司農樓元何定姦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布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爲大司馬荊州牧夏四月殺侍中韋曜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爲魯東平爲齊又封陳畱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冬太尉范慎卒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

安作船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
 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秋七月遣使者
 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囚叛大司馬陸抗卒天冊元年
 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尺刻上有年月字於是改
 元大赦殺中書令賀邵又誅樓元子孫樓幸曰樓
 天璽元年夏六月京下督孫楷叛降晉秋七月吳郡言臨
 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
 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
 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大赦會稽太守
 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尚
 書熊睦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八月歷陽山有七穿駢

羅穿中色赤黃俗謂之石印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鄱
 陽上言石印發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
 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
 都渚乎從大皇帝逮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遣使封
 其山神為王刻石立銘褒贊至德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
 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
 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改明年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冬十二月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
 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
 俶父會稽山陰縣卒知俶不良上表云令用俶為司直有
 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正彈曲二十人謹案表正今志
作表立宋本作

表正與專糾司不法于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彈曲此合承言繫置狎獄倣因大爲姦利暴橫奢淫娶小妻三十餘人事發父子皆車裂白累數百箇中復泚徒封甚良諸變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封王王給兵三千大赦九月殺侍中中書令張尙冬十月遣兵大佃皖城欲以襲晉晉荊州都督杜預大破西陵督張政皓召政還遣雷憲代之山嶽公王陵不立論說贊王游天共與劉壽山亦空不三年夏廣州部曲督郭馬等反以執金吾滕修爲廣州牧與交州牧陶璜徐陵督陶濬分道討之秋八月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

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冠軍將軍楊濟副之量宜處要次于襄陽爲諸軍節度陶濬至武昌爲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

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面或鑿人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盡力

晉太康元年春正月

謹案陳志作四年春此作晉太康元年者蓋皓以是年降晉故不數天紀

四年也

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王濬唐彬破丹陽監盛紀

死之進克西陵都督留憲死之克荆門夷道夷道監陸晏死之杜預克江陵督將伍延死之丞相張悌率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等拒王渾戰敗悌瑩震死之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皓曰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因曰唯遂收昏皓絡繹追止已屠之

矣皓乃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朕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爲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眾遠來臨江庶竭勞瘁眾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朕甚愧悵於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竝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爾兵之背戰豈怨兵邪朕之罪也天文縣變于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亾吳朕所招也瞑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卽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

戰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散而王濬順流至石頭司馬佃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佃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宏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皓又遣羣臣書曰朕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

之戒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務於擢賢誠英雋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讐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壬申王濬至建業皓面縛銜璧與襯詣濬降濬解縛焚檄延請相見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謹案陳郡四十二太平御覽作郡三十三此從通鑑綱目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佃以皓致印

綬於己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夏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皓爲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疋綿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五月丁亥皓至雒陽庚寅武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爾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怍侍中庾峻問皓侍中李仁曰聞歸命侯披人面別人足有諸乎人曰以告者過

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若使有之亦不足怪

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皓爲一國之

主

謹案庾峻稱皓爲歸命侯而李仁斥名其故主恐無是理或傳述之訛

秉殺生之柄罪人

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

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歸命侯惡人橫睛逆視皆

鑿其眼有諸乎仁曰傳之者謬爾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

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遊目五步

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

不可不慎况人君乎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

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君子

謂仁爲善諱國惡四年冬十二月皓卒於雒陽年四十二

葬河南縣原注陳志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能
 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
 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
 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月以冀朝不謀夕
 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
 猶或矢誓眾臣子違汝躬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
 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
 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
 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
 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被羣生則
 天人極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
 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
 誠四海之酷讐而人神之所擯故也况皓罪為逋寇虐過
 辛癸梟首素旂猶不足以謝冤魂滂室薦社猶未足以紀
 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賜仍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
 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僭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偽窟理
 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
 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議曰亮既冲孺越次而立雖英叡夙成有漢昭之風而付

託失人無霍光之節且復不密逼露事幾不終替位休明
 惠敢決足以有為而政柄已移屯膏弗光使亮不得其死
 蒙受篡殺跼蹐而終皓有混一之勢不恐懼修省爰究爰
 度而乃窮兇肆虐侈浮桀紂盈貫以速亾宜哉
 贊曰疆鶩制主江濡凶血屯膏小貞竟殪明哲鍾彼戾侯
 熹凶作孽失險覆宗居然銜璧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一

續後漢書卷三十一

黨凶朴準夫劍壽宗烈然尚望
贊曰靈謙歸生正節斷血亦膏小負資靈賜昔驗功具刻
烈而八竊與輯對於禁探監貫以數囚宜時
業受真錄閱觀而察剖育歸一之獲不恐對於皆受突受
廉近邦以以百為而短林口逐由膏典光對亮不辭其天
諸夫人無靈光之消且更不密嚴事幾不孫替於亦用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二上

元 郝 經 譔

列傳第四十九上

吳家人

孫堅吳夫人 弟景

孫權謝夫人 弟承 徐夫人 父現 兄矯

步夫人 王夫人 王夫人 潘后 袁夫人

孫

亮全后 父尙 孫休朱后 孫和何姬 孫皓滕

后

孫堅吳夫人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堅聞其
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拒焉堅甚為慙恨夫人
謂所親曰何愛一女子以取禍乎如或不遇命也於是許

婚生四男策權翊匡一女昭烈孫夫人也初夢月入懷而生策及孕權又夢日入懷謂堅曰昔妊男夢月今復夢日何也堅曰日月陰陽之精至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夫人明惠有斷堅中道遇害策年少統領部曲克取江東殺戮過差夫人每爲營救推恩以結將士策之渡浙江討鄒他錢銅王晟等皆應時撲滅將戮王晟夫人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母之分今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遺一老復何能爲策遂釋晟功曹魏騰逆策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聞之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明日人皆叛汝矣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爾策大驚

遽釋騰及權統業夫人助治軍國多有補益令權不送質

決計破曹以女妻昭烈皆夫人策略也建安十二年謹案志作

建安七年此據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卒合葬高陵權稱

尊號追尊武烈皇太后謹案目錄附弟景傳今闕

孫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熒原注久漢尚書郎徐令

權母吳夫人爲權聘以爲婦特愛幸後權納姑孫徐氏欲

令夫人下之不可由是矢志早卒謹案目錄附弟承傳今闕

徐夫人吳郡富春人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友堅以妹妻

真生琨琬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尙尙卒權爲討虜將軍在

吳納之使母養子登後權以夫人妒忌廢處吳積十餘年

權爲吳王及稱尊號登爲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爲后權意

在步不許後以疾卒

謹案目錄附父現兄矯今闕

步夫人臨淮淮陰人與丞相隲同族漢末其母攜徙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原注吳歷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為繼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為王及稱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卒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修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

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於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於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王夫人琅邪人

原注吳書夫人名盧九

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

寵次步氏步氏卒和立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之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淡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為列

侯蓋於立數則故尊曰懿皇后

王夫人南陽人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為太

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居公安卒因
 葬焉休立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
 同母弟文雍為亭侯其夫人曰大統皇立為太子明年立后為皇
 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之者以蔽膝
 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明年立后為皇
 后請出嫁其姊權許之謹案陳志亮立為太子下接云請
 出嫁夫人之姊權許之明年立夫
 人為皇后是出嫁其姊在立后之前一年與此不同后性險妒容媚自始至卒譖害
 袁夫人等甚眾權不豫后使問中書令孫宏呂后專制故
 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
 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卒合葬蔣陵謹案目錄
 附袁夫人

今關

孫亮全后全尙女也尙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
 及潘后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
 氏男亮納后亮遂為嗣立為皇后以尙為城門校尉封都
 亭侯代滕允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尙書事時全
 氏侯者五人竝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
 吳興外戚貴盛莫及魏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懼全端
 全禕全儀等竝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
 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為侯官侯后隨之國居
 侯官尙將家屬徙零陵追殺之吳平后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后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原注裴松之曰休妻
 其甥事同漢惠荀悅

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 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琅邪王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后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立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卒合葬定陵原裴松之載搜神記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

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入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縹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父遂本騎士孫權嘗遊幸諸營而何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後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俄改諡和曰文皇帝后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城侯洪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晉軍至皓自為書責己以與植吳末昏亂何

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譎言皓久死立者何氏
子云皓宣無皓其皓不皓平皓歸皓無皓方皓刻皓置皓軍皓晉皓河皓然皓
孫皓勝后故太常充之族女也充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
徙邊郡孫休立大赦得還以牧爲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
侯聘牧女爲妃皓立立爲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
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后寵漸衰皓滋
不悅皓母何恆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
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道路憂
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
佩皇后璽紱者多矣天紀四年隨皓遷於雒陽時
議曰三孫之興吳夫人屹爲內主有識斷造家爲國非此

母能成此子乎傳曰竝后匹嫡亂之本也齊桓公申天子
之禁謂母易樹子母以妾爲妻而內寵遺亂死不能葬孫
權恐如袁氏而惑於嬖愛不立嫡后終於廢長立幼以從
楚國之舉大亂三世皆英明之主也不能以道制欲知亂
本之在而自樹之况庸闇乎亮休皓皆追尊妾母而皓後
庭往往佩皇后璽紱其制不足稱也

贊曰鵲巢構德大慶具來巽蠱離昧閑則遂乖始猶正名
終亦僭擬匪實叨稱未足爲美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二上

除對策書卷第五十二上之故民語言皓久死立者何氏
孫衣前辨謂實四縣未及欲美為五官中郎將既封烏程
實曰備集辭辭大與具來與盡辨相問限後乘飲餅五
到五去局皇司望然其歸不以辭也乎而居漸衰
本志亦前自博之民漸開平京水部皆戲尊妾世而節翁
張國之舉大論三州者英則之生也下論以孫備為
辭然取安刃而為效嬰受不立也每然於劉其立也
之禁閉思是樹于其以交為妻而內窮盡猶取不始華然
其論出千平則曰世曰引微論之本也齊味公申天子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二下

元 郝 經 譔

列傳第四十九下

孫權五子

孫登

宣太子
羊衛

謝景
才元

孫慮

建昌侯

孫和

南陽

孫霸

魯王

孫奮

章安侯

謹案孫登傳闕止存附羊衛一篇

羊衛南陽人年二十許為中庶子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
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郎豫章楊
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蕃後叛逆眾乃服其先識侍
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

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疑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
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衛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
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淡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
以此見咎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如衛所駁衛官至
桂陽太守卒

孫慮字子志登第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年
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顧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向日新
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尙書僕射存上疏曰
謹案存字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羣后故魯衛於
上姓未詳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於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鎮
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陞

下謙光未可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姦寇恣睢金
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
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
開府治半州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
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略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
以上將之位加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
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恤將士誠
慮建功立業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
若沖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慮以皇子之尊富
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
友過於眾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夫人有寵見愛年十四為
 置宮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
 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澤為太傅蔡穎張純封備嚴
 維等皆從容侍從原注吳書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
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和有志意謹案陳志注作智意善騎射承
 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
 和常降意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
 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
 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懼怛
 不復會同飲宴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
 安是時有司頗條書問事和以為姦妄之人將因事錯意

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
 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
 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
 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業非
 進取之謂後羣察侍宴言及博弈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
 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
 者也且志士惜日愛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
 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已
 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于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
 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
 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

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
 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
 時蔡穎好弈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其後王夫
 人與全公主有隙謹案今志作其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宋本多有字與此合權嘗寢
 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
 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
 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
 損懼於廢黜而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
 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興
 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
 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上

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寮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
 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
 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允大都督施績尚
 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
 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宏等附魯王中
 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
 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
 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沈吟者歷年至是遂幽和原注裴松之曰
 袁紹劉表謂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已立
 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
 騭以德度著稱為吳良臣而阿附于霸事同楊竺何哉和
 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况霸實
 無聞而和為令嗣乎夫邪辟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為
 不善眾美皆匹爾騭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

琮之徒蓋所驃騎將軍朱據尙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

不足論爾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晃等

無事忽忽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

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據晃又固諫不止

晃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不宜搖動以生眾

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

不撓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等入殿杖一百

原注吳歷孫皓卽位

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忘身封晃子緒爲東陽

亭侯弟幹恭爲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尙書僕射晃汝南人

見胡沖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竟徙和於故鄣

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眾咸冤之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爲

南陽王遣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故官寮聞之

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

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受國土尙神靈

以此告寤人意乎及權寢疾意頗感悟欲徵和還立之全

公主及孫峻孫_宏等固爭乃止夏四月權卒諸葛恪秉政

恪卽和如張之舅也如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

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爲我達如期當使勝他人此言

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歡迎和及恪

被誅孫峻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如張辭

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

封和子皓爲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卒皓立其年追諡

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

續後漢書卷三十三

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
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珣
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
備官寮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
引見仁親拜送於庭比仁還中使手詔日夜案志注作相
日使誤
繼奉問神靈起居巫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皓悲喜涕
泣悉詔公卿尙書詣闕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
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
翌日拜廟薦祭獻欷悲感比七日三祭倡妓晝夜娛樂有
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和四子皓
德謙俊孫休立封德錢唐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在

武昌永安山賊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眾數千人劫謙出
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眾萬餘人未至三
十里住擇吉日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固靚斬其使
但遂到九里固靚逆擊於牛屯大破之但兵裸身無鎧甲
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白皓
皓并其母子竝皆酖殺之俊張承外孫聰辯明惠爲遠近
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

謹案吳志孫權王夫人生霸此
傳末云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

姬俱徙烏傷則霸出自
謝明矣同母二字疑衍

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

和無殊頃之和霸睽閱權聞之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
使者羊衡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

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
 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竝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
 失望竊從下風聽採眾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
 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伏聞謂
 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
 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
 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得復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
 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
 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
 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
 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

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與將謂二宮有
 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
 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
 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
 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
 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於江兄穆以數諫戒
 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
 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為吳侯壹宛陵侯
 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
 元曰盜乘御馬罪云何元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
 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故邪謹案陳志阿以

親下重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元曰舊赦親一字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立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為齊王居武昌權卒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為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皆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與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者骨肉相殘其後懲

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于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眾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于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

王東海王彊原注漢書河間獻王德好古實事求是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

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淡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諡曰獻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

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恭敬之節下當存抑驕
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恭敬之節下當存抑驕
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
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
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
詔敕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綺先帝近臣
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綺有收縛之語又
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
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
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
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
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

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
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
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警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
亾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
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
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賤懼遂移南昌
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
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

原注裴松之曰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譏喪服圖及變

除行

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亮詔曰齊王奮前

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吾有兄獨爾云何有司

奏可就拜為侯封為章安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張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謹案五子陳志作三子誤考孫皓傳云誅奮及其五子通志亦作五子與此合國除原注江表傳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耦皓大怒遣察戰齋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裴松之曰按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陳壽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亾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議曰登慮恭肅順善賢允嗣也不幸而短折遘凶和以次為樹子孝敬明敏足以主鬻失愛見黜非其罪也霸奮不軌自取危亾權六子四子不得其死至皓以庶嫡長孫翦殘支庶殆盡豈其忌刻果於殺戮而氣焰有以取之或者天惡其僭故奪去而祝之耶裴松之謂吳之傾國自由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為世嫡終至滅亾則其喪國不在廢黜夫禮國之大閑存亾之所繫也立嫡以長乃為義嗣權以和霸黨與讒慝宏多不顧禮律而並廢黜終於立幼以紊國本則其喪敗職此之由以皓之暴而謂和宜廢難與語禮矣

贊曰稱王建嫡青宮多賢一殞兩廢統絕本顛豈意孫宗

竟如袁氏肉薄骨并大亂三世而劉餘孽本願豈意孫宗
 斷矣衣念越甚... 國本損其吏... 疎得黨與... 夫斷國之... 甜若... 天惡其... 致文...
 道光癸卯八月廿又六日桐鄉沈炳垣校讀於上海
 敬業書院廡館

炳垣

大愛良... 其果也...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二下

